

# 張東蓀與柏格森的《物質與記憶》

黃雅嫻 Ya-Hsien HUANG

東海大學文學院

這篇論文以清末民初哲學家張東蓀（1886-1973）翻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著作《物質與記憶》（1896）一書為主線，討論張氏在從事西方哲學研究中，柏格森思想中的「內在性」於其思想中的種種影響、張氏如何以漢學思想回應柏格森哲學以及這本書的翻譯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之意義為何。

作為清代最後一批留日的哲學專科生，張東蓀在回到中國之後，先是翻譯了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1907），爾後才又翻譯了成書較早的《物質與記憶》。筆者以為，此二書的翻譯，對張氏的影響是一顯一隱的。前者雖較早翻譯，也正面地回應了當時的中國社會需求（對此，筆者有相關研究）；但後者卻是柏格森以內在性克服笛卡爾留下的心物二元問題，並連帶地批判了當時歐洲的科技危機問題，這同時也恰好地幫張氏找到一條如何因應歐美入侵中國的思想。因此，本篇論文不僅是對柏格森一書的翻譯討論，也是柏格森對張東蓀思想上的影響以及張氏作為哲學家為自己的社會尋求出路的種種作為之研究。